

你好 药王山

胡旭

你虽身处大西北丘陵地带,不高不险,也不奇,却声名远播,四海闻名。因为,你是一座圣山,你是一座仙山,你是一座福佑百姓安康的宝山。

一千多年前,医术高明、崇尚医德,不为皇家高官厚禄所动,一心只想着济民,为天下芸芸众生祛除病痛折磨的药王孙思邈,曾在这里行医问药,修身养性,造福百姓。这里也就因其得名——药王山。

他治病救人,不分“贵贱贫富,长幼妍媸,怨亲善友,华夷愚智”,皆一视同仁,深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。

他告诫人们,养生心态应当平衡,不要一味追求名利;饮食应当有所节制,不要过于暴饮暴食;气血应当注意流通,不要懒惰呆滞不动;生活应当起居有常,不要违反自然规律。

孙思邈从不用动物入药,他说,“自古名贤治病,多用生命以济危急,虽曰贱畜贵人,至于爱命人畜一也。损彼益己,物情同息,况于人乎!夫杀生求生,去生更远。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,良由此也。”此番话语出自一千多年前,实在惊人,令人钦佩。其高尚的医德思想,“生命至重,有贵千金,一方济之,德逾于此。”如今看来,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,值得今人大力推崇。

这里是一座中医药学的宝库,有止痛疗伤、治病救人的良方,有中华医德的宝典,还有药王勤劳、勇敢、善良的子孙后代。

药王山上雄伟的大殿,历经千百年来的风雨洗礼,反倒更加挺拔,药王的名声愈发响亮,传播愈发广远,更为世人所仰望。在神州大地,人们崇拜药王的医术,赞美药王的功德,传颂药王的美名,争相修庙建祠,将药王供在自己的家乡,顶礼膜拜,保佑子孙后代。在全国各地有一百多个称作是药王山或药王洞的地方,将药王演绎成了一位云游四海、足迹八方,包治百病的神仙,名扬五湖四海。

药王山上苍劲的古柏,见证过药王的深居简出、深思熟虑和谈笑风生,领略过药王的高超医术、平易近人和不凡气度;陪伴药王度过采集炮制药材的艰辛;《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两通不朽的石碑,诠释了药王为民行医、坦荡无私的博大情怀;南庵碑林里,一座座石碑上的刻字铭文,记载着历代文人雅士对药王的褒扬;北魏摩崖造像中的“摸摸爷”,通体被无

数人摸得黑光明亮,印证了万民对中华医学思想的无限崇拜……

俗话说得好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药王山汲取天地之精华和灵气,恩泽这方山水,物宝天华,人杰地灵,恩育这里的人们,一代代耕读传家,英才辈出。

这里,不仅是药王孙思邈的故里,还是魏晋哲学家傅玄,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柳公权和宋代画家范宽的家乡。他们汲取这里山水的灵性,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哲学思想,重要的史料《周书》,刚硬方正美观的柳体书法,被奉为传世珍宝的国画《溪山行旅图》,以及他们勤奋好学,为人正直的一段段佳话,催人上进,奋力有为。

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,这是一块令人骄傲的土地。早在三千多年前,就有先民在此活动。沿着药王山脚下的漆水河,沮河逆流而上,两岸的悬崖上,许多地方都有仰韶文化时期人类生活过的印记。

建国初期,一大批从东北老工业基地赶来的人们来到了药王山下。他们携儿带女,集结五湖四海的工友,意气风发,大干快上,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水泥企业——秦岭水泥厂,连续生产三十多年,为社会主义建设立下汗马功劳,为改革开放打下坚实基础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,药王山下的人们,紧跟时代步伐,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当年就实现粮食丰产,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。紧接着,办起石渣、石灰、水泥厂,推动乡镇、个体企业迅猛发展,过上了富裕生活,走上了全区经济前列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药王山附近,西塬上的人们,舍小家,顾大家,放弃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,全力支持政府开发新区建设。历经十多年的努力,在进入新世纪之际,使西塬的旷野上,神奇般崛起一座现代化新城——铜川新区,给铜川这个煤炭工业城市,搭建起再次腾飞的平台,使古老的药王山隔川而望,神话般呈现一道靓丽的现代化城市风景。

跨进新时代,这里的人们更是了不得。他们不但要金山银山,还要绿水青山。忍痛割爱,彻底关闭周边大大小小“来钱快”,污染严重的石灰窑、水泥厂,停止了开山放炮采石,同时大力发展果业、中医药产业,建立现代农业园区,还发展养生旅游产业,打造出驰名海内外的药王山庙会、北部山地风情体验等旅游观光产业品牌,将甜脆可口的红苹果和好

吃的大红樱桃销往全国各地,把贾平凹先生吃过的咸汤面,药王亲手调制出配方的葫芦头泡馍传遍大江南北,驰名天下。还有雪花糖、窝窝面……琳琅满目的地方风味小吃,都成了接待游客的美食,引无数游人垂涎。

你看那药王湖水的层层涟漪,漆、沮两水的清澈欢快流淌,两岸春的清风合唱,山花烂漫;夏的荷花清香,杨柳荫荫;秋的山色浪漫,累累果实,景色宜人,好一派江南水乡风光。

再看那永安广场上,人们脸上的灿烂笑容;北门外崛起的锦阳新城,绿树、茵茵草坪怀抱中,看着身边的一幢幢高楼大厦和宽阔的街道、大剧院,休闲健身娱乐广场,就能感受到药王后人们生活的快乐和幸福。

千百年来,药王山下的人们有个习俗,每逢大年初一都要亲朋好友结伴而行,到药王山上去燃炷香,给药王爷拜个年,祈求家人岁岁平安又多福。然后在药王大殿迎面的山脚下,古老的戏台前买个零嘴,边吃、边编、边看大戏。从初一到十五,药王山显得格外热闹。他们是在药王传奇般美好的传说中长大的。一代代口耳相传,将药王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。药王跋山涉水采药所遇离奇经历,为疗民伤、治病的奇招妙术,给龙王、老虎、皇上和娘娘把脉看病,妙手回春的神话故事,耳熟能详。

人们传诵药王的故事,传承药王精湛的医术,还感悟和体会药王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医德思想,弘扬药王的大医精诚思想。在药王山下,建起了孙思邈纪念馆,孙思邈中医院,举行声势浩大的孙思邈中医药文化节,举办有关学术、文化研讨会,挖掘中华传统医学思想和养生理念,大力弘扬和发扬药王的医德,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。

每年的农历二月二,相传是龙抬头的日子,在山下的药王故里——孙原村,他的后人们都要按照隆重的礼制,祭奠药王,缅怀、颂扬先祖的功德,吸引海内外八方来客参加,昭告天下,世世代代铭记药王的恩德,正气做人,勤奋做事,助人其乐,济世救人,造福子孙。

药王山,你四季常青,举世瞩目,在人们的心目中,神奇而美丽,是蕴藏中华医学文化思想的一座圣山,是被人们奉为孙真人的药王孙思邈修行的一座仙山。

家门口的那棵杏树

郝玉静

每当杏花开时,我不免就会想起家门前的那棵杏树来。

家门前的那棵杏树,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。它是家里新盖平房后,父亲从自家地里移栽回来的。父母知道,我们小时候很少能吃到杏子,就是山上唯一的那个杏树林里,偶有小伙伴们去偷杏子,我虽是跟着去过,但总是两手空空,失望而归。如今父母为了满足孩子们的愿望,就栽了那棵杏树,每到杏子熟时,让我们美美地过过瘾。

说来也是,自从家里的那棵杏树结果子以来,每年家人都有吃不完的杏子。送邻居,送亲戚,送朋友。我家巷子住住的人家,每年都吃我家的杏子。就是他们不摘,父母也会给他们送到家里,让他们尝尝鲜,过过瘾。

那杏子成熟的季节里,杏树上黄里透红的杏子,大大,圆圆的,让人一看就垂涎三尺。摘一颗杏子,放在嘴里,咬上一口,那酸酸甜甜的味道,实在让人过瘾。也曾吃过好多杏子,不是太酸就是太黏,远远不及我家杏子的香甜。就母亲说,我家的杏子比起一般的杏子都好吃,凡是吃过我家杏子的人也都这样说。

如今杏花飘香,回家时才走到巷子口就闻到杏花香。那淡粉色的杏花,初开时像待嫁的新娘,含情脉脉,柔情似水。开放时,舒展着四肢,慵懒地向阳而生,孕育着生命。杏花花期很短,在一场雨后,就纷纷归于尘土,开启新的征程。

每年杏花时节,我的心情也如杏花般阳光开朗。可今年杏花开时,我的心情瞬间沉重了许多。因为我看到那杏花树下,父亲时常坐着的那把椅子,已经空落落的闲置在那里,上面落满了杏花,可再也看不到慈祥的父亲了。偶有来福卧在椅子上,旺财卧在椅子下面,它们也仿佛在回味和父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。

以往每次回家,我一眼就会看到父亲总会坐在杏树下的椅子上,要么晒晒太阳,要么抽着烟斗,悠闲自在的样子。来福和旺财陪伴在父亲左右,像两个忠实的卫士。当父亲看到我的那一刻,他定会笑呵呵地说:“我女来啦!”当我把买的零食给他时,父亲总会说:“买那么多啊!”他很开心,也很幸福。

可如今杏花开了,我再也找不到父亲的影子了。可我知道,父亲一定会知道,那个曾经悉心照顾他的三女,永远忘不了他,忘不了那个生她养她的家,也忘不了父亲栽的那棵杏树。



山水画

金勇作

槐花吟

支如卫

(一)

十里槐林十里香,
扬鞭策马纵情长。
身旁已觉槐花远,
眼下槐花又几场。

(二)

人间四月正芬芳,
攘攘蜂蝶采蜜忙。
君问槐花开几树,
山前山后是甜香。

(三)

岭上槐花冷下家,
槐花树下慢烹茶。
轻调细品槐花蜜,
醉了槐花醉了我。

(四)

岭上槐花冷下香,
农家烟饭上庭堂。
珍馐美味何其盛,
却记槐花是故乡。

雨中探夏

翟春玲

的花坐一会儿,它们很温暖,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。它们开得不茂盛,想起来什么说什么,没有话说时,尽管长着碧叶……”忽然就想和它们说话,问问它们是否爱这个世界,因为我要爱这个世界,因为它先爱了我。不只是汪曾祺,从古至今,文人墨客都喜欢花草怡养性情,苏轼曾有“只恐夜深花睡去,烧烛高烧照红妆”的诗句,其实与当下这路灯下的花儿很契合的。

很多人都喜欢春秋,可我是农民的孩子,我深深地理解农民最喜欢的还是夏天,在炎炎夏日,太阳炙烤着大地,但它同时也成熟着塬上的麦子和油菜,金黄的麦子,在烈日的光热里,出穗,灌浆,籽粒饱满,然后垂下头,就成熟了。农人顶着烈日笑意盈盈地收获,有了粮食,才能丰衣足食。

中午,天又开始下雨了,西街的两排国槐在阴雨中浪漫的像画中的街头。碧绿的树冠在空中相接,像是给街道搭了个长长的绿色的拱门。布谷鸟的叫声从远的地方传来,布谷,布谷……已经在声声催麦了,过了不了多久,一个热烈成熟的夏天就等着收获了。

音,篱笆墙上蔷薇花的话语,你便知道,春辞花,花辞树,生长与成熟的过渡,初夏就破门而入。

其实每年暮春初夏,最喜欢去山里,只要香甜的花香入鼻翼,沁心脾,就知道山里的夏来了。静静地坐在树下,仔细地听那饱满的蓓蕾盛开的声音,那是最美的声音,是季节的馈赠,是时光的证明。然后捋一把盛开的奶白色的珠串花,放入口中,那香甜只属于夏天,登上山巅,看山川绿满目,青草碧于天,绿树皆雪色。可惜,今年一直都没有去看盛开的槐花,没有品尝那香甜的槐花,槐花的香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成长的味道,是对童年的留恋,对青春的祭奠,对中年孤独的慰藉。它几乎伴随着西北人的成长,西北人,谁能说自己没吃过槐花,没吃过槐花麦饭?如今它更多的是一种乡愁,这种乡愁是季节性的,只有初夏才有的味道。

昨晚回家的路上,路灯下,铁栅栏上开了很多颜色的月季和蔷薇,花朵上,雨珠摇摇欲坠,映衬的花儿颜色尤其娇艳,细雨蒙蒙,行人稀少,花下更是寂寥,路灯很明亮。站在花下,想起了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里的:“如果你来访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

癸卯春 崔彦峰

奮 砥 進 礪

玉華宮

題字:賈平凹
 刊头:崔彦峰